

新華春夢記目次

第四卷

- | | | |
|--------|----------|----------|
| ▲第三十一回 | 太子揮拳皇娘鬥嘴 | 車夫叫苦乞丐呼冤 |
| ▲第三十二回 | 香冷燈昏背人彈淚 | 更殘漏盡握手抒懷 |
| ▲第三十三回 | 傻公子花錢做陪客 | 癡女士弄舌現原形 |
| ▲第三十四回 | 綺羅人密結綺羅叢 | 胭脂虎巧布胭脂陣 |
| ▲第三十五回 | 奪頭功同黨鬧意見 | 祝上壽園宅慶飛昇 |
| ▲第三十六回 | 宏開壽域一字顯榮 | 挾制民權八人定法 |
| ▲第三十七回 | 楊哲子急放空心炮 | 阮斗瞻突發打頭風 |
| ▲第三十八回 | 大丈夫奮袂闖重圍 | 癡兒女牽衣傷疊曲 |
| ▲第三十九回 | 大皇帝秘室論時人 | 三太保勾欄探隱事 |

新華春夢記 第四卷目次

二

▲第四十回 小姑娘舌戰三太保 老鴿母瞎罵大將軍

新華春夢記

淮南張海漚批
譙北楊塵因著
長沙張翼飛評

第三十一回 太子揮拳皇娘門嘴 車夫叫苦乞丐呼冤

(官飛批)
俗話說得好。大丈夫不孝。好子不孝。保不子不孝。奸子不孝。於是乎老。袁有大。夫氣矣。

這都是做。姨太太的。專門學。又是一個。奸貨。

話說袁世凱正坐在七姨太太房裏。與他元配于夫人閒談。準備將來登大寶的瑣事。那兩旁坐的八個姨太太。倚翠偎紅。大家等着叫皇上陛下之際。猛聽着牕外隱隱的好似鬬嘴聲音。初被大姨太太聽見了。知道又是小弟兄們鬧脾氣。趕忙退出房心。想去解勸解勸。誰知大姨太太纔退出房門。可巧被四姨太太一眼看見。那四姨太太生性有一種不做美的脾氣。專門愛踢人。疼孤拐。生來性格又最伶俐。只要看見人眉毛梢兒一動。他就明白人家心裏事了。所以一眼瞟見大姨太太退出房門。趕忙轉身跟了出去。再說那七姨太太也是一個九尾狐。精化身聰明伶俐。不讓四姨太太比時聽見窗外門嘴聲音。也就想出去看一看。無奈他坐近袁世凱身旁。不便抽身出去。

什麼事煩心呢
原來爲的是老三

(冥飛批)
肥水不落外人田

子聚處可謂便宜不

到外人怕甚麼呢

(冥飛批)
不痴不聾不作阿翁

老袁同嘗不想到想

裝糊塗其如四姨太太之挑撥

何

(冥飛批)
忍不住了

(冥飛批)
大胆的你就

子爺

後見大姨太太退出房門心纔略定一定暗忖道大姨太太乃是一個和事老就是我家老三鬧出什麼笑話來他一定要設法遮蓋的轉眼看見四姨太太跟了出去心中又跳起來暗自叫苦道哎呀他乃是著名的掃箒星向來不願天下太平況且他前幾天那一樁事兒被我冲散了也曾譏刺他幾句如今若是老三被他看出來那纔難以為情呢但願窗外門嘴的人沒有我老三纔好暗自正在出神又聽見門嘴之聲漸漸大了接着袁世凱也聽見便大聲問道什麼事大姨太太忙在房門外遮蓋道沒有什麼事他們小弟兄夥子鬥着耍的袁世凱聽了這句話也就不往下追詢徧徧碰着一個不省事的四姨太太從旁冷一句熱一句的說道天也不早了老爺子還在這裏呢你們也該少吵兩句罷這兩句話輕輕淡淡說了出來在不關心的人聽着原不算什麼大事但是七姨太太聽了早已嚇得魂不附體捏着一把冷汗心裏鹿鹿的亂跳只暗道壞了壞了袁世凱聽着忙站起身來跨出房門說道什麼人這樣的大胆敢在這個地方胡鬧說着已跨出房門忙喚兩旁女侍道抓了來這時于夫人見袁世凱動了真怒也就跟出房來還有那些姨太太自不待言也都跟着于夫人身後搶着看熱鬧

老三真是
害煞人

原來是一
個老手

(哀飛批)

四姨太太

自然是要

挑撥挑撥

顯顯自己

的份牙人

齒于夫衛

到底要怕

護丈夫氣

老袁嘔氣

所以先止

住他不許

說話

(哀飛批)

七姨太太

自然是要

放一把陰

陽火出出

氣能推

總算能推

獨有七姨太太胸中懷着些兒心病進又不能退又不可那又嬌又嫩吹彈得破的瓜子臉兒時時露出了蘋蘖色幸而大眾的目光都跟着袁世凱于夫人背影兒向房外射去不然無論如何總要說幾句又酸又辣的俏皮話兒來刺七姨太太心病的這也是他一時僥倖但是他這時雖神色倉皇却還能勉強撐住畢竟是冒險的老手到底逞得住氣復見大眾都擁出房也都隨着諸姨太太之後慢步兒擺出門檻耳邊還聽着四姨太太說道叫你們大家省一句何必……這句話未曾說完已見衆女侍隨着克定克文弟兄二人來了于夫人一見搶着袁世凱的話頭忙向四姨太太道你也可以少說一句罷七姨太太一眼瞟見了是克定克文兩兄弟心中橫梗着那一塊石頭不知不覺落了下去也就展開了嬌滴滴的聲音笑吟吟說道弟兄們鬥嘴也算不了什麼四姐姐可真把人嚇壞了四姨太太被他俏皮了兩句只知道他是乘着隙空討于夫人的好那知他心中隱事是報那驚嚇之仇呢便忍在心頭也不去與他計較按下不題且說袁世凱見是克定克文兩個兒子在那裏打吵子心中也就明白他倆鬥嘴的原因便向他兩個兒子道咱們進房裏說罷說着仍跨進七姨太太房裏來于夫

(夏飛批) 當名士的 照例是專 拍有錢有 勢的大老 先生的馬 屁克定自 然不肯受 克文的挖 苦然而像 克文的地 位起名叫 士來又怎 麼肯拍克 定的馬屁 呢 (夏飛批) 此等地方 可還克定 不想方儘 管克文念 古詩來挖 苦何妨暫 時充耳不

人與八個姨太太兩個公子也都跟了進房。大眾復歸原坐。克定克文都把嘴巴鼓得如水瓢一般。走到袁世凱面前。左右站着。袁世凱嘆了一口長氣道。正事還沒有一點影兒。你哥兒倆怎又吵起來呢。袁克定道。誰叫他纔會念幾句書。就平平仄仄充假名士呀。袁世凱道。你也真會多心。他帶他的兵。你帶你的兵。他平平仄仄充名士。那是他生來的脾氣。我也勸不了他。你何必管他呢。袁克文忙接着道。好呀。我做我的名士。與你什麼相干。袁克定發急道。我那裏敢去管他。乃是他拿着平平仄仄來欺侮我的。袁世凱一聽。轉而不聽。他說的是什麼話。想了半晌。纔轉臉來埋怨袁克文道。想必你又做什麼詩去嘲笑他了。袁克文道。你老人家也不問他一個青紅皂白。就來冤人。兒子再愛做詩。再愛罵人。怎敢咬文嚼字來罵自己哥哥的。袁克定道。他不是做來罵我。他是念着古詩來挖苦我。袁世凱又轉身問袁克定道。他念什麼古詩來罵你呢。袁克定道。他天天沒有事的時候。總向着我念什麼笑什麼。豆還有什麼煎的。煮的。真把我挖苦得不耐煩。袁世凱一聽。越發地不懂。還有那于夫人與八個姨太太。一個個坐在旁邊。聽了半晌。也不明白。他兄弟二人究竟爲了什麼事兒打吵子。于夫人向來是不管

充等到登了龍位克了文不爲魚肉嚇又爲何必伴伴然呢現之詞色

(袁飛批)
據我想來
老袁此時
必然想到
摘瓜黃臺
下的時或
者竟將幾
個子都治
死了好讓
自己歡喜
做太子呢
(袁飛批)
太子沒破
成候補的
樣子已經
難看得狠

閑事的。今見他兄弟二人鬪嘴，不管他們煎也好，煮也好，只默默坐在一旁，鼓着一張水瓢嘴，替他丈夫助一助威。只是這八個姨太太平常都是愛說愛笑，嘴巴好似八哥兒一般，沒有事時，節節他們還在雞蛋裏面尋骨頭來說幾句趣話，哄着袁世凱開心。如今聽他兄弟二人爲什麼，箕什麼，豆什麼，煎的煮的事兒，鬧得兩人揮拳大笑。話豈有不好笑的道理？但是當着于夫人面前，兩個公子又氣憤憤，站在左右，加着袁世凱也在盛怒之下，雖工纔善媚，如四七兩個姨太太也不敢巧弄如簧之舌，只好大家悶坐一旁，眼睛珠兒互打無線電，牙齒咬緊，唇皮各自暗笑而已。這時袁世凱也不耐煩，向着袁克文發急道：「你到底念什麼？占詩挖苦他呢？」袁克文道：「我最愛念曹子建的『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這幾句詩，難道就是挖苦他麼？」袁克文定搶着道：「他不但常念這一首詩，他還說曹子建當初做這首詩，是替他做的。」袁克文也發急道：「哥哥，你莫要再說了罷！你自己對着鏡子照一照，這幾天的樣子，此時袁克文也顧不得父母都坐在面前，便把兩隻手高抬起來，眼兒一橫，眉兒一豎，肚兒一挺，又把腦袋瓜兒搖了兩搖，道：『看我這個樣子，不如你麼？』」袁克文接着也把嘴巴一抿，鼻

了
（冥飛批）
可憐老袁
想替兒孫
作馬牛克
定却專對
兄弟們攔
架子

（冥飛批）
此一笑也
連老袁也
笑了裏頭

（冥飛批）
拉出軍隊
來兄弟們
見個勝負

孔眼裏哼了兩聲道：「我看看真醜。」袁世凱子夫人同聲責袁克文道：「老二，你怎麼說出這句話來？」袁克文道：「你老人家也不曉得哥哥這幾天的臭架子擺得真叫人看着難受。」于夫人道：「他擺什麼臭架子呢？」袁克文道：「想咱們兄弟十五人，雖然不同是一母所生，親熱却真不像異母所養的。自從帝制發生之後，他以為自己是一個長子在外面運動的功勞，又太儼然，就自命是東宮太子了。對着咱們十四個兄弟，不但如平常親熱，反處處擺着臭架子來威嚇兄弟們。好像將來大皇帝一定是他承統，咱們十四個兄弟一定要做他臣子的。也是我心頭不服，屢次勸他，他更外拿出太子的架子來威嚇我。我所以纔念這一首詩，要曉得曹丕當日逼迫他的兄弟還在即位之後，想不到哥哥他現在只算得一個候補太子，就這般對着兄弟施威，豈不叫人好笑嗎？」說罷，哈哈大笑了。一陣，袁世凱正要開口，袁克文連忙搶着道：「老二，豈有此理？你真把我當作曹丕麼？你說我是曹丕，我就是曹丕。就拿着威風來壓你看，你有什麼法兒不服？咱們把軍隊拉出去，見個勝負。」袁克文冷笑道：「虧你說得出口，為這一個鏡子裏的虛榮，就要骨肉相殘，手足自毀，也未免有些難以為情罷。」慢說你這一副尊容未必能做

豈非袁
的家教嗎

(袁飛批)
當着父母
面前拳打
腳踢的鬧
一頓此等
訴諸武力
的辦法當
然是老袁
很歡喜的
所將門
出將是也
恐怕登了
龍床未必
嬌弱
(袁飛批)
你若死了
成了倒國
不成了

曹不就是你做了曹不我也狠情願做曹植千載以下落一個才子的頭銜還不值得麼袁克定一聽袁克文唱了這一段陰陽調勃然大怒睜開兩眼那眼光之中火星直暴向着袁克文罵道咱們要鬪來個痛快的咱不耐聽你文乎文乎詩云子曰的放些酸屁說着直撲過來一手扭着袁克文的衣領掄拳就打這面袁世凱于夫人夫妻二人站起身來大聲呼喝也喝他們不住伸手去拉也拉他們不開兄弟二人扭作一團你播我一拳我踢你一脚好像扭糖股兒一般滾在一處只聽着兩人嘴裏還是太子太子的亂吵袁世凱與于夫人早已氣得臉上發青還有那些姨太太早已嚇得嘴裏打哆唆要知他們這一羣雖然有七八個人無奈都是紙糊的美人嬌養已慣弱不禁風平常聽着大聲咳嗽都嚇得頭疼如今見他兄弟二人滾獅子怎麼不魂飛天外呢後來他們些小弟兄弟夥子都擁進房來接着又進來幾個强有力的女侍橫拖豎拽纔把他倆扯開這時袁世凱于夫人八個姨太太大家都喘了喘氣定了定神袁世凱纔嘆了一口道好……好……我還沒死呢你們就曹不曹植鬧起來了說着又大聲喝道你們莫要在這裏做夢我做皇帝並不是給你們這些子孫做牛馬的魏武帝曾說

(冥飛批)

照你太太的神氣逼宮那餽戲當然是要唱的

(冥飛批)

于夫人當然要罵老袁這老不智的東西

(冥飛批)

這又是一場吵是袁老袁不吉之兆

(冥飛批)

一衆兒子都來牽老牛馬來了

吾豈爲周文王乎。你們就不明白麼。嚶八字還沒見一撇。九字還沒見一鈎。你們就同室操戈。爭奪太子。倘若將來帝制恢復。我做了皇帝。你們還要各帶各的軍隊來逼宮呢。于夫人這時也氣得不知罵誰是好。忽聽袁世凱說到這一句。便把一肚皮糊塗氣。向着袁世凱腦袋上一堆連聲說道。該的該的。這纔是爲父不仁的報應。咧誰叫你要做這受罪的皇帝呀。還說什麼爭奪太子什麼逼宮。都是你老不正經。纔惹得他們無理取鬧。就殺了你這個老東西。也算是咎由自取。于夫人嘴裏說着。還指手畫腳做出那王婆婆罵雞的樣兒來。越說越起勁。說得一副癡肥臉兒。津津的淌黃漿。臉色掙得血紫滿嘴。噴出許多螃蟹沫來。袁世凱見他的老婆也來扭着他。說蠻理。便氣得七下裏冒火。八下裏冒烟。正待要大發雷霆來與于夫人決鬪。幸而他的三子克良。四子克端。五子克權。率領他們弟兄克桓。克齊。克軫。克玖。克堅。克安。克度。克相。克捷。克和。十三人團團把袁世凱圍住。這時袁克定與袁克文二人見這個亂子闖大了。二人都把心裏的事嚇得拋去九霄雲外。袁克定便捱到袁世凱身傍。袁克文也捱到于夫人身傍。都雙膝跪下。說道。這都是兒子們不肖無事相爭。連累二位老人家生氣。從今以後兒

吵吵鬧鬧
開場哭哭
啼啼煞尾
是個不祥
之兆

既知如此
何必橫行

姨太太的
行為大都
如此

煞是好看
大約是海
上丑角孫
紹棠去生
且馬飛珠
去

子們再也不敢提這一件事了。說着連連的碰頭如搗蒜。那眼睛裏都好似湧出熱潮。一般撲簌簌的眼淚滾得如珠串。接着那十三個小皇子也都嗚嗚的哀求。好容易纔把一個肥頭胖耳朵的皇后哭掉。過臉來道。我有什麼話說。這是你老子作的孽。你們去問你老子就是了。這邊袁世凱也嘆了一聲長氣道。總是怪我這個老東西。我心裏要想做皇帝。應當要受老婆兒子們的氣的。這也是我做皇帝的兆頭。說到這句也擠了幾點傷心淚。衆姨太太見他夫妻二人都息了氣。這纔把神略定了一定。大家都擁上前來。掀起點絳之唇。巧弄如簧之舌。滿臉上堆下笑來。你一句我一句。甜言蜜語的來勸他夫妻二人。這一夜把七姨太太房裏鬧得好像演了一齣斗牛宮。那些仙娥彩女。雜在四大金剛。哼哈二將。十八阿羅漢之中。男的女的。紅的綠的。村的俏的。團團圍住一個矮而且胖的玉皇大帝。黑而且肥的王母娘娘。跳來跳去。好像一架走馬燈。煞是好看。一宵容易。那牕外的天光冉冉。露出了魚肚白。袁世凱連打了兩個呵欠。說道。哎呀。天已不早了。大衆這纔散去。接說楊士琦。周自齊。袁乃寬。朱啓鈴。張謇。芳楊度。梁士詒。顧鰲。孫毓筠。阮忠樞。十人自散會之後。紛紛出了總統府。這時已敲過九點鐘。天

又是什麼
怪事
好大的胆
量

(食飛批)
財與命相
連要錢的
自然可以
不要命

脚跡兒退
兩步中也
有大文章
可見做書
人用心細
密

時剛交二鼓。大眾纔跨出府門。正要分道揚鑣之際。忽見迎面鬧嚷嚷有無數紅臉大漢直撲而來。楊士琦等十人見迎面大漢來勢洶洶。大眾不約而同都嚇得退了兩步。記者常向人說中國做官的心裏可大可小。但是這大小之間有兩種分別。萬不能夠大小相混的。這是什麼原故呢。要曉得中國人做官。必先去研究官運。官運好的就可以發財。官運壞的就可以送命。因此他那一顆七竅玲瓏心。就在這運字上翻了一個筋斗。漸漸就把要錢的心越放越大。怕死的心越縮越小了。雖然金錢與性命本是人生最大的關頭。須知放開手段做事的人。總得在這大小之間都看得淡些。纔好記者並不是專罵做大人老爺沒有一個好人。若是現在的大人老爺們把那要錢怕死的心擺脫了些。替國家做些兒實事。何嘗不是咱們小百姓的幸福呢。或說你叙的是楊士琦。他們出總統府的事。怎麼又岔到這一篇大議論呢。看官那裏知道。記者這一篇臭議論。乃是從楊士琦等十人的腳跡兒退了兩步中發出來的。回想他們也實在是可憐可笑。當那滿清時代。他們都是侍郎尙書大學士。前扶後擁。何等的威武。那裏怕人去暗算。他如今的大闊老。只做一輛摩托車。窮大人還有甩着兩條腿兒的。況且在

做書人想
必也做過
的大老爺

難道是張
紹軒的軍
隊麼

(冥飛批)
這一派話
也得叫做
官的聽聽

這帝制鼎盛之秋，民氣激昂之際，他們都是衆矢之的，猛然看見那無數的紅臉大漢，嘴裏鬧嚷嚷，蜂擁前來，怎麼不把他們嚇得倒退幾步，推原其故，皆是做賊的心虛，貪生怕死所致。然而如這一班狐狸爪子狗尾巴的大老爺，誰不是自尊自貴呢？再說那一羣紅臉大漢，足有二三百人，一眼望去，都是些做苦力的打扮，也有穿着藍布短小襖的，也有披着黑布背褸的，也有歪戴着帽兒，斜掩着衣襟的，但是人人都拖着一條長辮子。三人一團，五人一簇，只聽見說道：「嘿，今天可真把咱們霉壞了！」又有人說道：「咱叫你莫去，莫去，你偏要拖着咱去，如今上了他們的金鐘罩，咱纔樂意呢！」又有人道：「大哥，您別要站在何邊上罵水鬼罷，咱只說他們做老爺的，怎能給咱們虧吃吸，咱們油呢？誰知這些蠶羔子，鑽到古裏眼裏，叫人家乾媽，乾爸爸，都成你，若教他多掏幾個出來，比搗他家七祖八代還心疼，穿着一身綢，吃着一嘴油，搖來搖去，擺着臭架子，也不知是他媽的巴子什麼料，還稱大人呢！又有人道：「老大，你今天纔知道麼？做大人老爺的，總是這個樣兒，外面莫要看他擺臭架子，袖兒裏什麼臆臆錢，他都是要的你莫看，咱們弟兄夥子窮拉膠皮車，咱們的骨頭比他重得多呢，合娘咱們賣力氣賺

這句話我獨相信的

(官飛批)

其實皇帝也是個鬼兒爺

可見民意不是壓力的所能平伏

恐怕如今皇帝未必講理

原來享榮

錢使咱們不會鑽狗洞不像他們大人老爺只要賺得不使力的錢抱着八大衙衛的
 審姐都可以叫乾媽媽的有人說道你莫要任着性兒唱高腔這是什麼地方倘若被
 他們聽見把咱們捉了去那時做老爺的理長小百姓的理短給咱們二百小板子一
 面架你往那裏去叫苦呀常言說得好好漢不吃眼前虧咱勸您省兩句罷有人說道
 你扯些什麼油鹽蛋想咱們白天裏被這班鬼崽子騙了去開什麼皇帝會那時他們
 派着軍隊圍着咱們一個一個捧着五響毛瑟鎗逼咱們畫十字那是他的利害如今
 放了咱們出來就是咱們利害了有人說道哎呀你莫要錯怪了他們罷想必這都是
 新皇帝的主意又有人道皇帝也要講理大衆統也要講理可憐咱們拉膠皮車還不
 是苦到盡頭嗎按天賺得一元八角除了交牌捐付車稅還有一家老小靠着過日子
 要得好不過吃一餐小米稀飯混得不好膏糧米紅芋飯也混不到口就是今天咱們
 去開這個皇帝會也不過想多混幾文比較平常拉車子省力些誰也知道沒生了做
 官的八字誰也不想呵呀去享榮華誰也不想去頂蛋享富貴只想多賺塊兒八角回
 去開一開葷吃餐把大米飯那知耽擱咱一天的日子連一毛錢也沒混到手只混得

華富貴全
靠着呵胖
頂蛋嚇

(夏飛批)

皇帝之與
若班乎

熱鬧得很

纔演罷斗

牛宮又演

橋一齣洛陽

真虧他尋

找得周全

皇帝居然
不如老爺
太太們

老爺太太
們聽聽

他媽五個銅子回去買水喝也不够他們又榮幸又富貴又陞官又發財咱們開得餓肚皮這不是苦是窮人吃麼又有人道這話說得狠對果然新皇帝這樣的看待咱們算了他這個皇帝也不知是他媽的什麼王八羔子變的了說得大衆哈哈又笑了一陣你一言我一語隨嘴調子自來腔無非都是罵皇帝這一羣纔走過了接着又來了一羣看他們的打扮還不如前班的整齊乾淨一個個都蓬頭垢面鵝背鳩肩老少男女人人都提着筐兒扶着杖兒鷄衣百結一條條飛得如蕤草似的還有背上裹着舊蓆半條腰中繫着草繩一根的更有那駝子癩子瞎子聾子啞子斷胛的折臂的盡是些五官不正四肢不全的人團團結了一簇只聽他們啞聲歎氣的道真是窮人的錢難尋飯難吃可憐咱們平常在大街之上叫了聲老爺太太喊兩聲救苦救難還要混百十來個鵝眼錢今天爲着皇帝上什麼書還調了多少兵捧着洋鎗逼着咱們畫十字鬧了一天只給咱們三個銅子畫完了十字就拿打脚踢趕咱們出來噯皇帝爺爺都這般刻薄怪不得老爺太太們平常頑笑場中揮金如土等到給咱們的錢總是鵝眼兒呢一路上哭的哭啼的啼說的說罵的罵走了過去這邊楊士琦等站在總

好他們也要
這個受些兒
罪纔見你

新華春夢記 第四卷

一四

統府門首聽得清清白白真好像吞了一把花針戳在心窩裏暗自叫痛彼此望着祇好心心相印而已直等那些人走過他們纔分道而歸正是

堪笑稱王甘作孽 可憐尊帝是強奸

評

做皇帝有甚麼好處無非圖子孫萬世之業罷了做官有甚麼好處也無非是封妻蔭子罷了到頭還不是與兒孫作馬牛嗎

大皇子二皇子之打吵子也自是題中應有之義平常分家析產打官司告狀無非是爲了代老子娘留下幾文作孽錢才有兄弟不和的事何況是富有四海貴爲天子那一班做兒子的豈有不眼紅面赤拚命死爭的麼

克定之對乃弟擺架子也未免太淺克文之挖苦乃兄也未免太醋總之都是老良之家教也于夫人大罵丈夫倒是有點見解

世上無恥昧良之事只有專找官僚去做叫他們做了不給他酬勞頂多在門角落裏發兩句牢騷罷了當着人仍舊是要歌功頌德的若是出錢去找不相干的

你們也怕
小百姓麼
可見尋常
聽人罵呢
只說聽不
見全是假
粧聲
(豈飛批)
川老鼠到
底到害真
可以不要
錢不要

小百姓叫他做時就難免車夫乞丐之六罵特爲了所以請願而有車夫乞丐之團直是雇了車夫乞丐來罵自己而已

第三十二回 香冷鏡昏背人彈淚 更殘漏盡握手抒懷

話說楊士琦等纔跨出總統府見那一羣車夫橫七豎八罵了一陣過去接着又是一羣討飯的鬧嚷嚷也是哭着罵着走了過去最痛快的那些車夫叫化子嘴裏七言八語唧哩唧哩罵的那些話兒都被他們聽見了要想發作又恐怕那些車夫叫化子們窮人氣大設若拚命都擁上來反開得騎虎不能下背呢無奈只好忍着但耳朵眼兒裏偏偏這時分外的聰靈加着老天不肯方便恰好刮的是順耳風把那些車夫叫化子所罵的字眼兒一個一個吹得直往那十位大人耳朵眼裏鑽去可憐那十位大人的心窩裏都好像有無數的花針在裏面亂戳真有說不出來的痛楚彼此對着只好吞聲隱氣而已直待那羣車夫叫化子走過楊士琦纔向衆人說道這不是那些人力車的請願團與乞丐請願團麼我看給他的酬勞費也實在太少了顧鰲忙接着道這